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

Analytical Appraisal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doi:10.30390/ISC.200502_44(1).0005

問題與研究, 44(1), 2005

Issues & Studies, 44(1), 2005

作者/Author : 鄭端耀(Tuan-Y. Cheng)

頁數/Page : 115-14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05/0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502_44\(1\).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502_44(1).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

鄭 端 耀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研究所研究員)

摘 要

本文以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走向為經，以層次分析為緯，來探討新古典現實主義，將該理論的興起背景、性質特色、理論主張、研究方法架構、以及各方面的評估觀點，作了全盤性的分析與論述。本文結論，雖然新古典現實主義發展至今為時甚短，但已展現具體理論架構和研究成果。它提供現實主義理論一個整合形態的架構，跨越國際體系和外交政策的鴻溝，以及調和實證主義和後實證研究方法的對立。然而，不容否認的，新古典現實主義「混合式」的理論主張和研究方法架構，減低了該理論的特殊性和純淨性，而且是否能禁得起時間考驗，主要還決定在適用性、新議題擴展、和解釋力三個方面，尤其可否建立具合理邏輯關係的中程理論，以及對後冷戰國際關係單極體系的外交政策行為提出有效的解釋。

關鍵詞：新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外交政策分析、層次分析

* * *

壹、前 言

「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 FPA)歷經十年的挫折與低潮後，在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展現重新再起的動力。蘇聯迅速瓦解與冷戰倏忽終結，顯示盤踞國際關係理論主流地位多年的「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或者稱「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無法有效的從國際體系結構來體察國際關係的變化，必須透過國內政治和決策者認知尋求理解。同時，冷戰結束導致國際權力結構與運作進入不確定狀態，行之半個世紀之久的兩極權力結構已告終止，新的國際關係秩序尚未建立，失去有效約制國家對外活動的能力，也大幅削弱權力結構的解釋效用。相對的，國家對外活動自主空間的擴張，伴隨而來各國外交政策影響力與重要性的增加，再加上各國對後冷戰國際關係存在不同的認知和解釋，從而形成不同的

因應政策與發展策略，凡此皆增添外交政策內容的複雜性與變化性，同時也增加對外交政策探討的需求。

是故，從層次分析（level of analysis）的角度觀察，^①在後冷戰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呈現兩股不同的發展態勢，一者是以新現實主義為首的國際體系層次分析遭致強烈的批判，另一者是以外交政策分析（FPA）為首，包含決策層次和國家層次分析則重新獲得重視。

新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結構理論在一九七九年為 Kenneth N. Waltz 所提出，^②由於該理論具備嚴謹邏輯關係，以及簡潔概括的解釋能力，是國際關係理論建構難得佳作，自提出之後，立即成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國際關係理論，而其所倡導的國際體系層次分析也成為研究國際關係主要的方法途徑。外交政策分析緣起於一九五〇年代中期 Richard Snyder、Henry Bruck 和 Burton Sapin 的外交決策制定研究，^③尤其是自一九六〇年代中起 James Rosenau 提倡「比較外交政策」（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CFP）研究後，形成當時國際關係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途徑。^④Rosenau 等試圖運用行為主義科學研究方法，尋求國內政治因素與外交政策的關係，然後透過跨國的比較研究方法，建立一般性陳述，並進一步建立正式的外交理論。然而，經過十餘年大規模的投入，研究成果卻相當有限，再加上自一九八〇年後國際體系層次分析的抬頭，外交政策分析遂陷入低潮。

後冷戰時期外交政策分析的再興起，帶給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若干程度的影響與貢獻。第一、它促使對國際體系層次分析進行深入檢討，探究該層次分析的限制與缺失，並以此鬆動國際體系理論的主導地位，迫使其面對其它層次分析的價值。第二、外交政策分析捨棄以往追求建立「正式」或「大型理論」（normal or grand theory）的雄心壯志，轉而朝向較務實的「中程理論」（middle-range theory）建構，而且其研究

註① 有關層次分析的說明，可參閱 J. David Singe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ree Level of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12 (1960), pp. 453~461;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and Barry Buzan, *People, the State and Fear*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1); 宋學文，「從層次分析探討霸權穩定論」，*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2期（民國93年3、4月），頁171~196。

註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註③ Richard C. Snyder, Henry 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Decision-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roject Series No. 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and "The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pp. 199~206.

註④ James N. Rosenau, "Pre-Theories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in R. Barry Farrell, ed., *Approaches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6); and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Fad, Fantasy, or Fie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2, No. 3 (Sep., 1968), pp. 296~329.

方法也不再堅持「量化」，開始接受「細緻化」的個案研究。此種較具包容與多元化的研究途徑，不只較能適用於國際關係現實，而且較見容於各主要理論之間。第三、外交政策分析的範圍很廣，而且內容多元化，橫跨多個領域間，同時因為開放領域的特性，能從多個領域引進相關的概念與理論至外交政策分析中，並因此充實國際關係研究的內容。近年來，外交政策分析在決策領導人認知、政府能力與角色、國內政治型態、和社會菁英角色等議題，顯現相當研究成果，而此些成果也為許多國際關係理論所採納，進一步豐富與擴大國際關係理論的內涵。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闡述與評析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其中主要的探索脈絡根植於，前述兩股理論思維的相互交錯影響和發展，亦即後冷戰時期新現實主義無法有效解釋國際關係的發展，遭致廣泛的批評，以及外交政策分析重新興起，獲得多方的重視。因此，在此國際環境挑戰下，許多現實主義學者乃尋思因應調整之道，要如何一方面維繫現實主義的理論基本主張，提出新的詮釋觀點，另一方面要如何正視國際關係發展的現實，接納外交政策的層次分析。

實際上，在一九九〇年代間，現實主義呈現百家爭鳴的景象，多種主張同時並立，現實主義不再是單一理論的型態，而發展形成現實主義理論的族群，在這族群下至少包括五個相關理論，亦即一九五〇年代 Morgenthau 的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一九八〇年代 Waltz 的新現實主義，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⑤和新古典現實主義。這些理論皆保留現實主義的基本主張，但是在層次分析、國際運作、和政策觀點等問題則互有差異，各有著不同的解析與強調重點。

新古典現實主義從一九九〇年代初顯露端倪，九〇年代中獲得注意，至二〇〇〇年以來得到許多迴響與重視。該理論是現有現實主義學派當中成形最晚，也是現實主義學派中，針對國際環境變化，所做調整幅度最多的理論。它試圖維持現實主義的基本主張，但同時尋求調整、並與時共進，它有意維護國際體系的優勢地位，但亦認知跨越層次的必要性，需進一步結合外交政策分析。無疑的，在這調整過程中，新古典現實主義遭遇到許多困難、質疑和批評，但是另一方面它在理論主張、研究方法和個案研究，卻展現相當具體成果與突破，而且它深具發展潛力，有可能擴大現實主義的研究領域與內涵，並引領外交政策理論的建立。

為了提供新古典現實主義較完整的論述，本文擬先就外交政策分析和新現實主義

註⑤ 有關攻勢和守勢現實主義的介紹，可參閱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W.North & Company, 2001); Eric J. Labs,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4 (Summer 1997), pp. 1~49;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50~89; 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p. 128~161; and Sean M. Lynn-Jon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 4, No. 1 (Summer 1995), pp. 660~691;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民國 92 年 3、4 月），頁 1~21。

發展的脈絡給予背景的介紹，說明重點將置於層次分析爭議和研究方法差異的面向，然後對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特色、理論主張和研究方法，給予有系統的解說，接著將對該理論進行綜合性的評析，檢視其具體的價值與現存的缺失，最後試圖探索該理論的適用性，能否有助於新議題的擴展，以及增添國際關係知識的進步。

貳、理論發展背景

外交政策分析主要包含三項研究方法的特色，第一、從決策者與國家層次，分析外交政策行爲；第二、採取實證主義（positivism）方法，建立國內政治與外交政策的關係；以及第三、建構正式外交政策理論。

外交政策分析興起於一九五〇年代後期與六〇年代初，其中主因肇始於當時國際關係研究學風、美國政府經費贊助和帶頭學者的熱情倡導。一九五〇年代中期，美國政治學界發生行爲主義（behaviorism）革命風潮，主張採用科學方法研究政治現象流風所及，亦影響到國際關係領域。當時美國國防部極度關切冷戰下的美蘇緊繃關係，以爲傳統的概念不足以解析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支持採用科學研究方法探討國際衝突，於是透過國防部「高等研究計畫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和「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撥款贊助學界從事科學實證研究，若干大型的國際事件資料庫計畫，如「世界事件互動導覽」（World Event Interaction Survey, WEIS）、「國家面向」（Dimensionality of Nations, DON）和「比較國家事件研究」（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Events of Nations, CREON）等，皆是出自其手筆。^⑥與此同時，有三類相關研究方法的著作相繼問世，產生重大的帶動效應，即一九五四年 Snyder 等倡導外交決策過程的研究，指出決策與政策不同，國家並不是單一實心體，決策者的角色與行動才是決定政府政策的結果。^⑦一九五六年 Harold 和 Margaret Sprout 倡導決策者心理學研究，指出決策者的內在認知和外在客觀環境並不見得相符合，決策者如何回應外在環境行動，常受限於個人內在心理因

註⑥ Valerie M. Hudson and Christopher S. Vor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39, No. 2 (Oct. 1995), pp. 214~216; Charles F. Hermann and Gregory Peacock, "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Charles F. Hermann, Charles W. Kegley,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pp. 24~31; Michael Haas,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The Need for Theory and Policy Relev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Vol. 13, No. 3 (Fall 1987), pp. 69~74; Rudolph J. Rummel, *The Dimensionality of Nations Project*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72); and Charles A. McClelland, "On the Fourth Wave: Past and Futur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James N. Rosenau, Vincent Davis, and Maurice A. East, eds.,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 pp. 15~40.

註⑦ 見前註③。

素與認知能力。^⑧以及一九六六年起 Rosenau 提倡比較外交政策（CFP），呼籲運用實證研究和比較分析方法，探討國家特性與外交政策的互動關係，並透過此互動關係的確立，進一步籌建外交政策理論。^⑨

基本上，外交政策分析範圍很廣，而且學者間的研究方法不盡相同。然而，實證主義無疑的居當時研究方法的主流地位，特別是在比較外交政策領域，顯現得更為凸出。在追求客觀知識和建立外交政策理論的目標下，以 Rosenau 為首的比較外交政策學者，採用科學研究方法，力圖將國際外交事件的資料予以量化，他們利用變數界定、指標設立、和測量計算等實證技術，然後透過比較各國案例，試圖建立一組或多組自變數和依變數的關係，也就是國內政治變數（或決策者變數）和外交政策行為的關係，尤其期望能建立起如定律般的一般性陳述，然後再經由一般性陳述的累積與歸納，引導發展形成外交政策理論。^⑩

然而，經過十五至二十年大量人力和經費資源的投入，其結果卻令人感到失望與挫敗。比較外交政策並未如預期的提出外交政策理論，最多只能呈現相關變數或行為的分類架構，而且也未能提出具體而明確的外交政策行為通則，只有若干概括性的陳述。^⑪更甚者，雖然該研究標舉出許多可能影響外交政策的變數，但是此研究並沒有增加對外交政策的解釋能力，反而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化，失去可操作性，就好像是打開了國內政治與決策過程的潘朶拉黑箱後，卻發現各種變數雜然併存，而形成失控狀態。

勿庸置疑的此結果引來許多批評，甚至原先大力倡導比較外交政策的學者，也不得不承認該研究方法的缺失與有限性。^⑫論者以為，比較外交政策（亦包括廣義的外交政策分析）倡導者，當初顯然太過樂觀與天真，高估科學研究方法的適用性，以及低估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差異，忽略許多國際關係現象是無法量化的，而且諸多變

註⑧ 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 *Man-Milieu Relationship Hypothes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and "Environment Factor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 (1957), pp. 309~328.

註⑨ 見註④。

註⑩ 有關外交政策分析運用的方法技術和操作問題，可參閱 Daniel Frei and Dieter Ruloff, *Handbook of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9); and James N. Rosenau, ed., *In Search of Global Patter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6).

註⑪ 例如，一國外交動能與該國面積人口成正比，國內政治動盪與國際衝突無直接關係，以及外交危機處理通常只有少數核心決策者參與等。請參閱 Charles F. Hermann and Gregory Peacock, "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op. cit.*; and Maurice A. East, "National Attributes and Foreign Policy," in Maurice A. East, Stephen A. Salmore, and Charles F. Hermann, eds., *Why Nations Ac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Studies* (Beverly Hills, Cali.: Sage Publications, 1978), pp. 123~142.

註⑫ Charles W. Kegley,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aradigm Lost?*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980); and James A. Caporaso, Charles F. Hermann, Charles W. Kegley, James N. Rosenau, and Dina A. Zinnes,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Vol. 13, No. 2 (Spring 1987), pp. 32~46.

數並非能有效控制。他們並認為比較外交政策花了太多精力在研究方法上，卻輕忽實質內容，而且因為太關切科學研究方法，把大半注意力投注於資料搜集與建檔，誤以為可以透過資料的獲取與技術操作，從中發展出外交政策理論，殊不知理論不是僅靠資料和研究方法的轉換，而是需要有深刻認識和思維創造。^⑬

Waltz 在一九七九年提出國際體系結構理論，該理論對國際關係層次分析，形成兩項重要影響力。第一、建立國際體系層次作為分析國際關係現象的優勢地位。第二、貶低決策者和國家層次所具備分析國際關係現象的能力。

Waltz 視外交政策分析者（即從決策者和國家層次分析國際關係的學者）為「縮減者」（reductionist），因為他們從「部份」因素去解釋國際關係「整體」現象，此不但無法反映國際關係現實面貌，而且必定失敗。Waltz 批評道，外交政策分析者引進大量變數試圖解釋國際關係的行為和活動，但是卻無法找到合理的解釋關係（或者說因果關係），他們並未停下思索其中錯誤，反而是更進一步引進更多的變數，結果形成問題更加複雜化而導致其難以操控。^⑭ Waltz 以為國際關係現象不能從內向外解釋（inside-out explanations），而須從國際體系層次分析著手，他於是提出國際體系結構理論。Waltz 指出國際體系與國家層次有別，國際體系並不僅是國家的集合體，而是必須包含國際結構。^⑮雖然國際結構非屬具象，甚至近乎抽象概念，但它卻是主導國際運作的主要力量，好像「市場」一隻看不見的手，牽引著各國的國際關係行為。國際結構是由國際權力分配所構成，各國依照權力分配基礎形成國際權力地位排列，並由此決定各國行為模式。此外，國際權力結構主要由強權所決定，當強權的權力關係發生變化，國際權力結構也將隨之發生變化，並將會影響國家的行為模式。^⑯

由於 Waltz 的理論具備嚴謹邏輯關係和有效解釋能力，自推出之後即深受矚目與佳評，大幅增加了國際體系層次分析的優勢位階，同時 Waltz 的理論和冷戰兩極國際體系的結構特色有許多相吻合之處，此更增加該理論的說服力與影響力。相對的，Waltz 對外交政策分析的強烈理論性批判，讓原本已處在挫折、陷入低潮的外交政策分析，更是雪上加霜。是故，在整個一九八〇年代，外交政策分析轉趨低調，面對來自多方的質疑、檢討和自我省思。^⑰

註⑬ Don Munton,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Fads, Fantasies, Orthodoxies, Perversities,"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 Search of Global Patter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6), pp. 257~271; Steve Smith,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Steve Smith,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Inc., 1985), pp. 45~55; Maurice A. Eas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We're Not There Yet, But,"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Vol. 13, No. 2 (Spring 1987), p. 31; Steve Smith, "CFP: A Theoretical Critique,"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Vol. 13, No. 2 (Spring 1987), pp. 47~48; and Valerie M. Hudson and Christopher S. Vor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op. cit.*, pp. 220~222.

註⑭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65.

註⑮ *Ibid.*, p. 40.

註⑯ *Ibid.*, Chapters 4 & 5.

註⑰ 請參閱 Charles F. Hermann, Charles W. Kegley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然而，時轉勢移，至冷戰結束，後冷戰時期開始，整個情勢卻為之丕變，新現實主義（即國際體系結構理論）面臨強烈的挑戰與批評。其中主要的指責如下：第一、無法對國際關係重大的發展演變，如冷戰結束，提出事前一般性的警示或預測。第二、無法解釋國際權力變化，例如，冷戰為何結束？兩極體系結構為何無法維持？國際權力結構如何發生變化？以及原有權力結構如何轉向新的結構？第三、無法解釋國家外交政策行為變化，和特定重大事件的發展，例如，在相同國際權力結構下，為何國家對外政策會發生變化？為何蘇聯不干涉東歐非共化運動？和為何蘇聯同意德國統一？第四、忽略國內政治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國際體系結構無法解釋為何在沒有國際衝突壓力下，東歐共黨國家和蘇聯會倏地走向瓦解。第五、忽略決策者對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的影響力，國際體系結構無法說明，為何在蘇聯國際權力基礎不變的情形下，戈巴契夫要推動「新思維」外交，從而改變了蘇聯和結束冷戰。^⑧

相較之下，外交政策分析則在後冷戰時期呈現復甦景象，前述新現實主義的缺失和國際環境的改變是其中最主要原因，而外交政策分析在歷經十年的反思與調整後，改採較為務實與開放式研究途徑也是重要原因。基本上，從一九九〇年代起，外交政策分析在研究方法和議題取向皆有進展，有人以「百花齊放」稱之，^⑨顯示充滿朝氣蓬勃氣象，但此也意味複雜多變，不過外交政策分析原本就是範圍廣闊、內容繁複，只是至後冷戰時期變得更為明顯。無論如何，在此新階段發展過程中，外交政策分析展現若干特點，不只透露出和以往不同的研究取向，而且還積極發揮對其它國際關係研究的影響作用，包括本文接下來即將闡釋的新古典現實主義。

第一、外交政策分析不再受科學方法束縛，走向多元化的研究途徑。在層次分析運用上，較採取多層次和多項變數的分析架構，同時不再只著重量化，細緻化的個案研究有明顯增加趨勢。第二、不再執著大型理論建構，轉向中程理論，而且避免無條件式、一般性的陳述，改採條件式的陳述。理論建構的設定存在既有的脈絡中，受時、地或議題的限制。^⑩第三、決策者的分析有明顯增長，自引進心理學「認識革命」

註⑧ 詳細內容，請參閱 Charles W. Kegley, "The Neoidealist Moment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alist Myth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2 (June 1993), pp. 131~146; "Symposium: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Spring 1994), pp. 155~278;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Winter 1992/93), pp. 5~58;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The Embarrassment of Changes: Neo-Realism as the Science of Realpolitik without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9, No. 1 (January 1993), pp. 63~80.

註⑨ Hudson and Vore, *op. cit.*, p. 222.

註⑩ Jean A. Garrison, e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20/20: A Symposiu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2003), pp. 155~202; and Laura Neack, Jeanne A. K. Hey, and Patrick J. Haney, "Generational Change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Laura Neack, Jeanne A. K. Hey, and Patrick J. Haney, ed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5), pp. 1~16.

(cognition revolution) 的理論方法後，跳脫過去將決策者設定在「靜態」人格背景和信念態度的探索，轉趨動態的訊息處理、認知途徑和反映回應等，大幅開拓研究議題的空間與發展性。^①第四、國內政治獲得較前更多重視，許多強調須透過國內政治才能有效理解與豐富國際政治知識，不能再藉由國家利益或國際大戰略等空洞模糊概念解釋國家外交行爲，需要更具體明確的依據。同時，國內政治層次分析的議題也較前擴大，除了過往所論述的組織理論、官僚政治和政治體制外，還延伸至次國家角色和政治運作的影響，如政治菁英、政黨、國會、選舉和利益團體的角色等。^②第五、在受到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影響下，理念與認同快速竄起成爲引人矚目的議題，許多開始注意到理念、學習、規範和文化與外交決策和行爲的關係，而且有些很快觀察到前共黨國家的國家認同與外交政策的互動關係。^③第六、外交政策分析進一步從其它的領域引進適用的概念與理論，以擴大研究取向和解釋能力。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國際政治經濟學有關「國家」(state) 在決策過程中的角色能力，^④從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暨九〇年代初起，爲外交政策分析廣爲採用，視爲更能反映政府外交決策過程的真實面貌。

簡而言之，國際關係歷經四十年來層次分析的間隔，至一九九〇年代中起逐漸呈現妥協和融合的趨勢。外交政策分析重新復甦，走向多層次和多元化的發展，同時代表國際關係主流地位的現實主義理論，也面臨到不得不調整的壓力，尋思如何從國際體系層次走出，跨向外交政策分析。在這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發展當推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興起，它呈現出現實主義理論驚人的調整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亦顯示該理論發展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其中的詳細內容，將於下文說明。

參、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性質

新現實主義在後冷戰時期成爲衆矢之的，遭受各方強烈的批判。首先，在理論解釋能力方面，如前文所述，面對冷戰戲劇化的結束，由於在事前未能提出適時的警示，且在事後無法有效呼應國際環境的發展，引起諸多不滿與質疑。其次，在研究方法方

註① Jerel A. Rosati,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op. cit.*, pp. 49~70; and Deborah J. Gerne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Exhilarating Eclecticism, Intriguing Enigmas,"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Vol. 16, No. 3 (Fall 1991), pp. 4~19.

註②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2002), pp. 1~9; and Margaret G. Hermann, ed., "Special Issue: Leaders, Groups, and Coalitions: Understanding the People and Proces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3, Issue 2 (Summer 2001), pp. 1~250.

註③ Walter Carlsnaes, "Foreign Policy,"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p. 331~349.

註④ Peter J.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and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Evelyne Huber Stephens, eds., *States versus Markets in the World-System*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85).

面，由於無法對理念的影響力賦予理解，只是一味的著重物質因素和機械式的科學方法，來刻畫國際關係現象，結果引起如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和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等非主流學派的反彈與興起，除了對新現實主義進行嚴厲批評外，而且也促成眾所熟知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和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國際關係理論辯論。^⑤

無論如何，在面對如此巨大的挫折與壓力後，許多現實主義學者乃開始思索要如何進行回應與調整，而此也直接促成現實主義學派內部的爭論，以及多種現實主義理論的萌芽和發展。在這當中，有包括堅持新現實主義的權力結構論，且更進一步強調國際權力鬥爭，形成極具侵略性和攻擊性的「攻勢現實主義」；^⑥有淡化國際權力衝突的宿命論，以為國際社會仍然存在合作空間，並且區分攻勢與守勢軍事武力，形成較具彈性與樂觀的「守勢現實主義」；^⑦也有接受新現實主義的權力結構論，但認為存在相當的限度，應重新納入古典現實主義國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主張，形成較為中間、調和、與周全的「新古典現實主義」。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前，新古典現實主義並不為一般注意，當時有關現實主義的理論爭論主要集中在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的交鋒上。^⑧此乃因新古典現實主義不似前兩者，並沒有鮮明的理論主張，而且也沒有顯赫的代表性人物與對方陣營進行理論激辯。相對的，他們是一群較平實的現實主義學者，幾乎在同一個時期，先後提出類似的主張和研究方法，逐漸匯流發展成形。當時甚至連理論「名稱」都付之闕如，一直至一九九八年，由書評者 Gideon Rose 根據多位現實主義者的著作，所共同彰顯的主張與特色，而給予「新古典現實主義」名稱，由於該名稱恰如其分，從此新古典現實主義才正名立身，逐漸為一般所認識。^⑨

基本上，新古典現實主義者是現實主義理論的維護者或捍衛者，他們積極為現實主義辯護，雖然他們承認該理論存在很多缺失，但是認為此仍是現有國際關係理論中最具解釋能力，以及仍無法被取代的主流理論。他們指出現實主義在後冷戰遭到強烈的抨擊的主要問題，是來自新現實主義而非現實主義本身，新現實主義原本就存在不

註⑤ Yosel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1989), pp. 235~254; and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 Beyo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註⑥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註⑦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50~90; and Jdffer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p. 128~161.

註⑧ 有關該兩個理論主張與爭辯，請參閱 Sean M. Lynn-Jon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 4, No. 1 (Summer 1995), pp. 660~691;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民國 92 年 3、4 月），頁 1~21。

註⑨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October 1998), pp. 144~172.

易解釋國際權力變遷的弱點，適逢冷戰倏地結束，難免成爲衆所指責的對象。然而，現實主義理論並不僅限於新現實主義，古典（或稱傳統）現實主義包含許多豐富內涵，足以對當前國際關係的發展與變化提供諸多有力的解說。例如，古典現實主義有關霸權爭逐和權力消長的論述，可以爲蘇聯衰敗和冷戰終結提供合理解釋；^③古典現實主義中所強調的國家利益與外交重要性，正可以對新現實主義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不足，以及後冷戰時期各國追求外交自主的活動，提供輔助補充的效用；同時，古典現實主義並非如新現實主義只著重在國家「物質」能力，Hans J. Morgenthau早在之前論述國家能力要素時，即把國家能力區分爲「有形能力」和「無形能力」，而無形能力就包括後實證學派理論所指稱的理念、認同、規範和原則等。^④

是故，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從維護現實主義出發，而且爲了要達到辯護的目的，一方面鬆綁較「嚴謹」新現實主義的束縛，另一方面納入較「繁複」古典現實主義的多樣性，使其具有較大的彈性和回旋空間。自然的，如此折衷妥協做法，很容易減損理論本身的特殊性，甚至有人質疑新古典現實主義是否具備作爲理論的條件（詳情待下文說明），但是也因爲它的包容性和採取中間路線的特色，較能和現實主義學派下的諸理論、國際關係的諸研究方法、以及後冷戰時期多變的國際外交環境相兼容。

依據前述說明，就層次分析而言，新古典現實主義是採納多層次分析，認爲新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仍然是影響國家對外行爲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不應僅限於此，還須包括決策者和國內政治的層次因素。新古典現實主義者並不願意刻意去論述到底是國際層次，還是國內或決策者層次比較具影響力，他們只強調從中長程觀點言，權力結構分析較具優勢，但就短程而言，決策者和國內因素則具直接影響作用，而且他們指出決策者和國內因素對外交政策行爲的影響，既可能是干擾變數，也可能是自變數的角色，須要看當時的情勢而定。換言之，唯有透過多層次的分析，才較能完整有效的解析外交政策行爲。

就本體論而言，新古典現實主義採取雙元論的立場，認爲國家能力包括有形和無形資源，既存在物質層面，也存在精神和理念層面。同樣的，新古典現實主義者並不願意論述到底是物質還是理念較多的問題，而且似乎刻意規避這方面的爭議，因爲唯有如此，才能相容多元研究途徑。大致上，在國際體系層次分析以物質因素的依據爲主，但在國內和決策者層次則包含理念因素。

基於持本體雙元論的立場，新古典現實主義得以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游走於實證和後實證，以及傳統和科學方法之間。易言之，在認識論上，新古典現實主義一方面承續新現實主義的經驗立場，以爲須透過實證途徑獲取正確可靠知識，但另一方面又接受後實證的建構立場，認爲國際關係現象常經由相互主觀的互動所構成。在方

註③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91~129.

註④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Y.: Alfred A. Knopf, 1954), Chap. 9.

法論上，新古典現實主義持續採取科學研究方法，試圖建立一般性的通則和定律，但同時也強調傳統研究方法的價值，認為國際關係學者應重視專業培養和歷史知識，並且透過個案研究探索真相。

另外，在理論建構方面，新古典現實主義無意取代新現實主義，或挑戰任何現實主義學派下的理論。實際上，如前文所提，它只有意補充新現實主義的不足，和維護現實主義屹立不搖的主流地位。還有，新古典現實主義亦無意從事如新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或總體層次的理論建構，因為一者他們從未質疑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理論，二者他們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外交政策分析，此為權力結構理論不足之處，而且這也是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重要的關切所在。是故，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建構是以外交政策分析為範圍，以建立特定條件下的中程理論為目標，期能為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分析提供有力的論述。

肆、理論主張和研究方法架構

新古典現實主義和所有現實主義學派相同，皆是以權力為基礎分析外交政策行為，但是新古典現實主義以為權力本身並無法直接及於外交政策行為，此非自動化的過程，而是須透過決策者和國內政治的「承接傳送」，因此外交政策行為不能排除決策者和國內政治的影響力。接下來，為便於說明起見，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主張，依序作重點式的闡述。

第一、新古典現實主義接受國際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事實，但是不似攻勢和守勢現實主義，並未賦予特定的涵義。攻勢現實主義視無政府狀態會造成安全困境，此將無可避免的走向國際衝突；守勢現實主義以為無政府狀態雖然會產生安全困境，但安全困境並不等於衝突，同時存在合作空間。新古典現實主義則認為無政府狀態屬於不確定的狀態，但是否會形成衝突或合作，須視當時的情況而定，亦即特定時期國家間的關係和外交政策行為等因素。^②所以，有論者以為，對古典現實主義而言，「無政府狀態是可接受的情況甚於獨立性的因果力量」。^③

第二、新古典現實主義同意權力是決定國家行動的基礎，但兩者並非等號，亦即權力並非等同外交政策利益和行動，兩者之間有其區別。新古典現實主義視權力為國家能力資源，一國如能擁有更多能力資源，當有助對外行動能力，但是對外行動還須包括國家利益考量。因此，對新古典現實主義言，國家的目標是追求國家利益和國際影響力，設法在國際無政府狀態的不確定環境下，塑造有利於該國利益發展的環境。

註②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p. 171.

註③ "Anarchy is a permissive condition rather than an independent causal force.", see Stephen M. Walt,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he Realist Tradition,"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Norton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 211.

有關此項主張，基本上是和傳統現實主義相同。^⑭比較之下，攻勢現實主義則認為國家目標就是增加權力，這是處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求取生存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守勢現實主義以為國家目標是安全，權力只是手段，不斷追求權力擴張，不但無助國家安全，反而會造成國家危機。^⑮

第三、國際權力分配是影響外交政策行為最主要的力量。有關此點，新古典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相同，都確定權力分配是主導國際關係運作的核心力量，^⑯但是新古典現實主義不會如新現實主義，特別強調「國際體系」權力分配，比較關切的是相對權力，尤其是和本身相關國家間的權力分配關係。所以，在這可以看出，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權力分配概念，不僅是國際整體的權力分配（此亦即 Waltz 所謂的國際結構），而且也著重國家間的互動關係。不論如何，新古典現實主義大致都接受，當一國在國際體系相對權力增加時，該國在國際社會的外交活動與企圖心也會增加，當相對權力削弱時則會減少。而且如果一國不顧國際權力分配，執意以決策者自我價值和國內政治因素決定外交政策行為時，則會導致國家災難的發生。^⑰

第四、雖然國際權力分配是決定外交政策行為最主要的力量，但是卻存在相當限制，並無法有效解釋（或決定）實際外交政策行為。（一）國家不是單一理性的實體，^⑱存在多種多樣的變化與特色，不應以掩蓋黑盒子的方式處置之。（二）國際權力分配不會自動轉化為外交政策行為，必須透過決策者和國內政治的承接傳送。^⑲（三）國際權力分配是個模糊的概念，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沒有客觀評估的標準。^⑳（四）國際權力分配只能在一定程度內限制國家外交政策行為的取向，但是卻不能決定國家

註⑭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 I & II.

註⑮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頁6~13。

註⑯ Randall L. Schweller,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3), pp. 317~318.

註⑰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p. 167.

註⑱ 國家是否是單一理性實體，關於這個問題，近來在現實主義學派中引起若干爭議。基本上，一般都視現實主義把國家作為理性實體來看待，特別是在新現實主義的主張中，而且許多論者甚至將單一理性實體，列為現實主義理論中的三大核心主張之一。見 Robert Keohan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64~165; and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12~13; 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顯然並不認同該觀點，而且認為不論是傳統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都未將國家當作「理性」實體來看待。見 Schweller,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pp. 324~325.

註⑲ 針對此點，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新現實主義批評道，新現實主義要以國際體系權力分配解釋國家行為，但是卻避而不談國家外交政策，如此要如何理解和評估國家行為的反應，此顯然是隔空使力、不合邏輯。Schweller, *ibid.*, pp. 321~322.

註⑳ 早在一九六〇年代，就有學者對「權力平衡」概念的模糊性，提出強烈的批判。見 Inis L.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chap. II & III.

外交政策行為的特定選項。(五)縱然國家外交政策行為因權力分配而受到限制，但是在有限的選擇空間中，不同的外交行為選項，卻可能對國家的發展—至少就短、中程而言—產生重大的影響。是故，新古典現實主義同意，從長程觀點言，國際體系權力分配能為國家外交政策行為提供合理說明，但就短、中程言，則有很多的限制與不足。^④

第五、外交政策是由決策者制定，決策者對國際權力分配的認知(perception)，可決定該國外交政策行為。^⑤然而，決策者認知卻存在許多變數：(一)國際權力評估並不容易，它包括有形和無形權力、國家能力和影響力，難以呈現客觀面貌。^⑥(二)政府內部缺乏對國際權力評估統籌策劃的機構，通常是各行其事、各抒己見，既無長程策略、也無短程對策，常隨情勢發展而臨機反應。^⑦(三)決策者會傾向以過去的經驗，來評估現在或未來的發展，或者會傾向依照自己的理解認定，從現狀尋找答案，造成認知與現狀的偏差。^⑧(四)認知改變可能和權力變化沒有關係，例如、冷戰時期美、蘇國力未有太多重大的變化，但是美、蘇領袖卻經歷多次波折起伏的認知改變，^⑨還有美、蘇在一九八五年~一九八八年期間國力未有重大變化，但是戈巴契夫卻對蘇聯國力的認知發生重大改變，而開始啟動體制改革。^⑩(五)國際權力產生迅速變化時，容易發生錯誤認知，尤其在多極權力結構，新興強權快速升起之時，例如、在二次大戰前，蘇聯誤判德國和歐洲權力分配，不但未採取制衡措施，反而和德國簽定互不侵犯條約，導至歐洲權力均衡迅即瓦解。^⑪易言之，決策者認知和國際權力分配之間，存在實際可能的差異變化空間。

第六、新古典現實主義一般接受，當國家相對權力增加時，對外行動能力也會增加，但是此兩者並非是自動化過程。國家權力是否能轉化為國際行動力量，尚決定在國內政治結構，特別是政府能力(state power)方面。^⑫亦即國家權力增長並不代表政府能力增強，如果政府能力有限(如受制於國內政治制度、權力關係或政治文化

註④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pp. 167~168.

註⑤ Rose, *ibid.*, p. 147;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1 (2002), p. 4; and Daniel L. Byman and Kenneth M. Pollack, "Let Us Praise Great Me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p. 107~146.

註⑥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4), chap. 10.

註⑦ 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註⑧ Friedberg, *ibid.*, pp. 280~284.

註⑨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註⑩ William C. Wohlforth,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91~129.

註⑪ Thomas J. Christensen, "Perceptions and Alliances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1 (Winter 1997), pp. 65~97.

註⑫ 就英文字義言，national power 和 state power 是有區別，前者指國家整體權力或能力，後者指政府所代表擁有的國家政治權力或能力，但是中文並沒有此區別，且若從表面字義翻譯，都是國家權力或能力。然而，由於此兩者字義內容並不相同，且 state power 是新古典現實主義常使用的概念，為避免混淆，在此採取意譯方式，將 state power 翻譯成「政府能力」。

等)，無法運用國家權力於對外政策行動，仍然無法反映國際權力分配的影響作用。例如、美國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國力增長迅速，以國家權力言，足可列為世界強權，但是美國並未在國際社會擁有影響力，直到二十世紀開始，當政府能力增強，具有操作外交政策行為能力後，美國才得發揮國際影響力。^④另一方面，國家權力並沒有增加，未足以支撐對外擴張行動，但政府卻透過對外衝突或國際事件行動，來動員國內資源支持並滿足其國內或外交政策的目標，^⑤此種作為無疑的超越了國家權力與對外行動的關係，透露出國內政治因素在其中的影響作用。

第七、國家外交政策行動未必會隨著國際權力變化，而採取相對應的權力平衡措施。^⑥此乃因國家不只是關心國際權力分配，同時也關切自身的國家目標與外交政策利益，在不同考量下，採取不同外交策略。基本上，有些國家屬於滿足現狀者，有些則有意改變現狀；有些願意為追求國家目標（維持現狀或改變現狀）付出高代價，有些則是見機行事而不願付出代價，或只願付出非常有限的代價。因此在這些國家目標與利益差別考量下，至少可以區分四種類型的國家對外行為。其一、滿足現狀者並願意付出高代價，此屬體系維護者，傾向採權力平衡政策；其二、滿足現狀者但不願付出代價，此屬弱勢國家，傾向採趨附勢力（bandwagoning）政策；其三、改變現狀者並願意付出高代價，此屬體系破壞者，傾向採擴張政策；其四、改變現狀者但不願付出代價，此屬投機國家，傾向採規避責任（buck-passing）和趨附勢力政策。^⑦

以上是有關新古典現實主義的主要理論主張，從該些主張中，可以清楚認識出，新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外交政策行動同時受到國際體系和國內政治的影響，而國內政治因素至少可包括決策者認知、國內政治結構和國家利益等。該理論同時指出國際權力分配轉化為外交政策的複雜過程，需要有更明確化、透明化和細膩式的探索分析，它並且將國際關係研究重新拉回到「人」的身上，對人的行為重視，畢竟國家對外行動終究還是由人所決定，而非抽象的國際體系權力結構。

此外，新古典現實主義不只提出如前述的理論主張，而且標示出研究國際關係的方法架構，以為透過此研究方法架構，能一方面結合國際體系與外交政策的研究範疇，另一方面包含實證主義和傳統研究方法，形成相互輔助與支援效果，並且讓國際關係研究更為周全與精準。

依據諸位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的研究方法脈絡觀察，大致可以將該理論的研究方法架構陳述如下：

註④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註⑤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註⑥ 此項說法主要是反駁新現實主義所主張，當國際權力發生變化時，國家會採取相對應措施，以維護權力平衡。

註⑦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99~107; and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 3.

(一) 採取由大而小，從國際至國內，從整體至個體的原則；依照循序漸進、逐步推演的步驟；以及根據實證經驗和個案研究的方法。

(二) 依循新現實主義理論假設，首先檢視國際（或區域）體系層次的權力結構分配狀態，探索權力結構與國際行為的互動關係，特別著重兩者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通常關切焦點投射在兩類形勢中，一者是權力結構沒有變化，但國際行為卻發生重大改變；二者是國際權力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但是國家行為卻沒有明顯改變。換言之，當權力結構發展和國際行為呈現不一致的情形，此即是問題的探討所在。

(三) 接著將研究的重點轉入國內政治層次，探討那些變數是構成干擾或影響權力結構和國際行為的關係。實際上，國內政治可分成三個主要部份，即決策者、政治結構和政策考量。研究者依據問題的性質和影響關鍵所在，從國內政治層次中，探索最具有決定性的變數，並建立起變數關係間的理論假說。

(四) 再接下來進行個案研究，依據各方面獲得的素材資料來佐證前所提出的假設。須強調的是，這裡所指的個案並非只是一般案例的數據和佐證資料，而是細膩化和精緻化的個案探索，追蹤分析整個影響變數間的關係和政策發展過程。^⑤基本上，個案研究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非常重要的一部份，此乃因該理論須要以個案來檢視權力結構與國際行為關係（個案質疑通則），並且進而試圖建立外交政策理論（個案走向通則）。此外，在國內政治領域，因包含太多複雜變數，如欲釐清問題，建立有效的變數關係，必須有深入的個案調查研究。所以，新古典現實主義者不只須從事實證性研究，而且須具備區域研究或個別國家的專業能力，否則很難以掌握和穿透這其中的細膩關係。^⑥

(五) 最後的步驟就是根據個案研究的結果，來驗證理論假設的關係，而且如果可能的話，建立起外交政策理論。當然要以個案來建立理論未免太過牽強，但是如果透過個案的累積則具有增強效用。前述一些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主張，即是經由該些學者研究成果的累積，所建立的理論論述。從這裡我們也可得知，新古典現實主義主張當不會僅限於前所論述，隨著該理論研究成果持續推進後，應還會有新的發展和論述。

伍、對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評析

雖然新古典現實主義發展至今為時甚短—如果以「立名」之時算起，^⑦僅數餘年而已—而且該理論論述仍在發展當中，似乎目前並不適宜對該理論進行整體性的評估，

註④ 國際關係研究一直存在「有限案例」（small-number）的困擾，此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問題的論證上更為明顯，為了緩和此方面的不足，細膩化的個案研究可作為補助作用。Bernard I. Finel, “Black Box or Pandora’s Box: State Level Variables and Progressivity in Realist Research Programs,” *Security Studies*, Vol. 11, No. 2 (Winter 2001/2), pp. 195~202.

註⑤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pp. 166~167.

註⑥ 見前註④。



有過早之嫌，但是從前述說明也可得知，不論是該理論的主要論述和研究方法架構都已大致成形，而且未來發展的方向應會在現有的架構下往前推移，不會有大幅度的演化。因此在目前階段，當可依照現有的基礎和研究結果，以及各方面的評價，提供綜合性的分析，並從中預估未來發展的潛能。

從正面角度觀察，根據迄今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所做的努力與貢獻，大致可歸納如下列成果。

第一、銜接現實主義理論族群間的縫隙，延續現實主義的解釋能力。前文提及，現實主義理論族群至今至少包括五個理論，即傳統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守勢與攻勢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現實主義。新古典是五個理論中最晚建立，而且最沒有「獨特」的理論主張色彩，同時它「有意結合」傳統和新現實主義主張，而且「選擇性採納」守勢與攻勢現實主義觀點。^⑦此種兼容並蓄的特色，無疑的有助於緩和現實主義理論間的爭議，並能同時銜接起各種不同主張，讓現實主義的解釋能力持續發展和擴大。因此，從這一點觀察，新古典現實主義對維護現實主義確實具有正面貢獻。

第二、打破國際體系與外交政策研究的隔閡，納入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作用。雖然在新古典現實主義之前，已有許多學者從事跨層次分析研究，^⑧而且前文也說明外交政策分析在後冷戰時期走向多層次分析，迫使得國際關係學者不得不重視該問題發展的重要性，但是新古典仍是現實主義學派中，第一個「實質」跨越層次分析隔閡的學派，^⑨更何況當出豎起隔閡高牆的推手，是來自於新現實主義，故這項突破對現實主義言，就顯得特別具有意義。所以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自己指出，該理論最大的一項貢獻，就是將國內政治重新納入國際關係研究的範疇。^⑩

第三、結合傳統與實證研究方法的優點，緩和實證與後實證主義的對立。如果從任何單一方法論學派的角度出發，可能沒有任何一方會滿意新古典現實主義「大雜燴」的研究方法。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幾乎國際關係的學者都必須承認，以國際關係萬般錯綜複雜的現象，絕非任何單一方法論可以概括，而勢必須面對現實，以較實用的態度來坦然相待。實際上，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實證主義基礎上，但是卻不受該方法的拘束，如此得使其能有空間，可運用傳統的「歷史論述」或後實證的「相互主觀互動」等方法，穿梭於議題探討間，而且它整個研究方法架構與步驟，如前文所示，稱得上合理和嚴謹。因此，如果研究學者能謹慎小心，並掌握問題的切

註⑦ 新古典現實主義所論述的外交政策和策略，和守勢與攻勢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主張有相通之處。參閱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頁6~13；「布希政府安全戰略發展評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4卷第2期（2003年4月），頁6~9。

註⑧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Autumn 1978), pp. 881~911; and Peter Evans, Harold Jacobson, and Robert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註⑨ 雖然守勢現實主義也主張國家可運用外交政策與策略，來因應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影響作用，但是它並沒有論及國內政治層次，形成處於中間空白狀態。

註⑩ Schweller,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p. 347.

題性，該較具彈性混合式的方法操作，不失為實用可行的方法。

第四、引導新的問題與解答，展現理論發展的進步面。新古典現實主義是否屬於完備的理論建構？能否彰顯理論發展的進步面？關於前者問題，存在若干質疑，將於下文詳論。關於後者，如果不賦予「理論進展」太過嚴格的定義，如科學研究方法論的標準，^①一般的答案應該是肯定的。新古典現實主義闡釋國際體系和國內政治的邏輯關係，引導出許多新的理論問題，如國際權力結構和決策者認知、國內結構、政府動員力及外交策略等互動關係，並對這些問題提供合理的解釋能力與經驗應證，而且至今已形成若干研究成果的累積。

第五、推動中程理論建構，開拓後續發展空間。很顯然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目前的目標是在中程理論建構，他們瞭解至少在現階段不宜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打轉，此除了權力結構論自身的限制外，當前國際環境因素也是重要考量，有關此點和外交政策分析的思維是相通的。相對的，國內政治則是有待開發的園地，新古典現實主義在這範疇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只是開端，尚有廣大領域猶待開墾，況且在這領域已有許多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如外交政策分析，如果能適當的引用，當可開發出更多、更有解釋能力的外交政策理論。無論如何，讓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感到鼓舞的是，近來投身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的，有愈來愈增多趨勢，^②此似乎顯示該理論存在可期待的後續發展空間。

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也同時遭致多方的批評，有的以為它已偏離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主張，有的認為它鑽進國內政治的大黑洞，是在自找麻煩，更有的直言它不是個理論，最多只是理論性的分析架構。接下來，即針對這些負面的批評，進行逐項的評析。

第一、失去現實主義理論的一致性和特殊性，落入其它理論主張的脈絡中。論者以為現實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現實主義，主要是其存在的特殊性理論主張，而且這些主張是和其它的國際關係理論主張有明顯區隔，如自由主義、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縱然現實主義理論可以延伸或擴展，但是卻不能脫離其核心主張，否則即失掉現實主義的意義。^③然而，現存的問題是，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雖借用新現實主義的國際權力

註①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Lessons from Lakatos," in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9~68.

註② Schweller,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pp. 344~345; Victor D. Cha, "Abandonment, Entrapment, and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Kore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2000), pp. 261~291; and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Organizing the International: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Third Image Revers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Pan-European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ECPR), and its Standing Group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GIR),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September 9-11, 2004.

註③ Jeffrey W. Legro 和 Andrew Moravcsik 認為現實主義理論至少具備三項核心主張：（一）國際成員的本質：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的理性、單一政治個體。（二）國家政策偏好的本質：固定的、相同的，而且是相互衝突目標。（三）國際結構：物質能力決定論。見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12~18.

結構，但主要的論述卻在國內政治範圍；他們引用傳統（或古典）現實主義的名稱，但是主要的論述卻來自於自由主義（外交政策選擇）、制度主義（國內政治結構）、和建構主義（決策者認知）。還有，現實主義並不反對發展中程理論，實際上現實主義本身包含許多中程理論，如嚇阻理論和安全困境等，但是新古典現實主義所發展的中程理論，都落入到其它理論的脈絡中，而且許多和現實主義核心主張是相互矛盾的，這樣的結果將會是，當新古典現實主義發展愈多的中程理論，則就愈不像是現實主義了。^④

第二、沒有跳脫新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只是從事例外性的個案論述。論者亦評議道，新古典現實主義沒有自己的理論，它還是遵循新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雖然他們提出一些案例質疑國際權力結構的解釋能力，但是此並不影響新現實主義理論的合理性和邏輯，僅屬例外案例的研究，這對社會科學理論言應屬常態現象，最多也只是對新現實主義的修正而已。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新古典卻有意將其擴大化，以「例外」做一般化陳述，以「輔助性」的假說（如決策者認知）來代替主要假說（權力基礎），此完全脫離理論基本規範。^⑤更何況，以理論的邏輯言，不可能在採納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假說下，又否認該假說，而造成相互矛盾現象。如果結果證明是錯誤的，假說必然也是錯誤，在此情況之下，必須另尋其它的理論，不應再依附在新現實主義理論中。

第三、陷入國內政治的大黑洞，恐重蹈「比較外交政策」覆轍。雖然新古典現實主義仍然附著在國際權力結構的基礎上，但是它主要的論述過程則是借重於國內政治因素與影響作用。然而，此種過於依賴國內政治的分析途徑，卻會產生許多難以克服的問題，此曾顯現在過去比較外交政策分析的失敗經驗中，至今仍無法克服。首先，國內政治影響外交政策的變數太多，很難有效掌握。其次，即使能夠指認並建立主要的變數，但是卻很難證明他們具有「決定性」的關係，最多只是一份變數清單，如之前比較外交政策分析者所從事的。再其次，縱然能夠將國內變數降低到一定可操作程度（事實上不太可能），但是在自變數仍然會居於「許多」的前提下，根本無法建立有效的理論。^⑥

第四、不具理論的條件，只是理論分析架構。許多論者質疑新古典現實主義是否合乎作為一個正式理論的條件，他們質疑的理由有下列數端：其一、如前文所提及，新古典沒有獨立的理論假說，只是附著於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假說中。其二、新古典唯一與眾不同的假說，就是國際權力結構無法直接及於外交政策行爲，必須透過決策者和國內政治的承接傳送。^⑦但是該項假說，實質而論，並非是理論假說，因為它只有

註④ Legro and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pp. 5~55.

註⑤ Shibley Telhami, "Kenneth Waltz, Neore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11, No. 3 (Spring 2002), pp. 158~170.

註⑥ 理論建構強調「簡潔有力」，能以最少的變數和假設，解釋最多的現象。因此，當自變數形成太多時，將會變得一無用處，無助於理論建構。詳論見 Ethan B. Kapstein, "Is Realism Dead?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4 (Autumn 1995), pp. 751~774.

註⑦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pp. 146~147.



陳列變數（自變數：權力結構／依變數：外交政策行爲／干擾變數：國內政治），但沒有明確說明變數間的關係，比較類似陳述問題的性質，最多只能說它提出一個理論分析架構。所以，就本質言，新古典現實主義不是一個國際關係理論，它只提出國際關係的分析架構，然後透過該分析架構，去建立外交政策理論。其三、雖然新古典現實主義至今已建立若干外交政策的理論主張，但該些主張屬於理論假說性質，甚至有些僅屬於問題論述性質（例如、決策者對權力分配可能有不同認知），還不構成完整理論的要件。這其中的原因在於，新古典外交政策主張大都是基於個案的論述，而非通案。同時，它並未建立國內政治變數與外交政策行爲的有力邏輯關係。^⑧易言之，不論是在解釋能力與經驗應證上，都有待加強。

綜觀上述對新古典現實主義「正」、「反」雙方面的觀點，其實都言之成理。新古典現實主義確實有其具體貢獻，它讓人耳目一新，打破國際體系／外交政策、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的界線，結合現實主義學派間的觀點與研究方法，以及開拓國際關係研究的領域，但是另外一方面，毫無疑問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存在許多理論建構的缺失，特別是從較「純粹」理論標準來看待的話，似乎很難對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能有太多期待。

很明顯的，目前的問題應不是前述孰是孰非的爭議，如果過於堅持，可能根本無法解答。擺在眼前的事實，應是一個「取舍」的問題，國際關係的理論建構很難兩全，「嚴謹」與「務實」之間常須有所抉擇，而且總會產生「或多或少」的缺憾。新古典現實主義選擇中間路線，希望能擷取兩者之長，但同時不可避免的，也須承受伴隨而來的兩者缺失。無疑的，這當中的利害關係程度（成本效益），目前尚不容易有效評估，因為還涉及到理論實際的操作和發展問題，亦即新古典現實主義是否能截長補短，展現旺盛的開創力，產生眾多的研究成果，還須透過實踐的檢驗，畢竟該理論發展至今為時仍短，應給予較多的時間，待日後進一步觀察。

無論如何，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關鍵爭議點，和未來發展可行性，主要還在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理論的區隔問題。新古典選擇跨越和融合，這也是一般認為其重要的貢獻與突破，但是仍有許多堅持兩者間的區隔，而此也是新古典遭至多處批評地方。大體而論，有關該問題爭議，恐不是短時間可以解決。^⑨然而，如果從這些年來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縱切面觀察，可以發現，不論是一九六〇和一九七〇年代的外交政策分析，或是一九八〇年代的國際體系理論，這些曾經強調單一層次分析的研究途徑，事實結果都證明失敗。相對的，從一九九〇年代起，國際關係理論發展開始著重跨層次分析，新古典現實主義乃是在此脈絡發展下，所應運而生的一個國關理論，雖然它的

註^⑧ Stephen M. Walt,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he Realist Tradition," p. 211; Bernard I. Finel, "Black Box or Pandora's Box," pp. 187~211; and Legro and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pp. 28~32.

註^⑨ Colin Elman,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and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Autumn 1996), pp. 7~61.

理論建構至今存在仍許多缺失，但是它至少代表著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一個努力方向。

陸、結 論

本文以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趨勢為經，以層次分析為緯，探討新古典現實主義，將該理論的興起背景、性質特色、理論主張、研究方法架構以及各方面的評估觀點，作了全盤性的分析與論述。本文結論，雖然新古典現實主義發展至今為時甚短，但已展現具體理論架構和研究成果。它提供現實主義理論一個整合形態的架構，跨越國際體系和外交政策的鴻溝，以及調和實證主義和後實證研究方法的對立（還可包括傳統和科學研究方法）。然而，不容否認的，新古典現實主義「混合式」的理論主張和研究方法架構，減低了該理論的特殊性和純淨性，而且是否能長期以往禁得起考驗，挺立在國際關係理論的波濤洶湧洪流中，則尚是個未知數。

新古典現實主義未來發展，主要決定在適用性、新議題擴展和解釋力三個方面。就適用性言，這可能是新古典現實主義最有利的訴求點，也是最可以發揮長處的所在，在先天較不受理論主張和研究方法的拘束下，當可以廣泛的適用到各時期和各地區的國家外交政策行為，而且如果新古典現實主義能證明該理論具有高度的可適用性，將可有效駁斥該理論只是新現實主義「例外性」論述的指控，而強化自我「常態性」理論的論述。因此，為達到該目的，同時證明該理論主張的可靠性，最直接可以著手的地方就是，檢視權力結構與外交政策行為的關係，探索在短、中期間，兩者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不一致性」或「混合性」，如果是「不一致性」，而且還能呈現某種意義的「形態」，新古典現實主義當可以有更多理論的著力點。

就新議題擴展而言，如前文論及，迄今為止，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研究議題，主要在決策者認知、政府能力和外交策略的範疇，而且在這些的議題中，僅有為數有限的個案研究，還談不上一般性或普遍性的通則。換句話說，新古典現實主義還有廣大的園地有待開發，其既可在現有的研究議題上深耕，也可擴大到其它的議題範疇。然而，在這須留意的，廣闊範疇是一刀兩刃，它可能有益於研究擴展，但也可能會導至失焦的風險，「比較政策分析」的前車之鑑，當引以為戒。因此，這其中的關鍵仍在外交政策理論的建構，亦即新古典現實主義須能在相關研究議題，建立具合理邏輯關係的中程理論，此既是新古典發展的利機，也是最具挑戰性的工作。

就解釋力言，由於新古典現實主義混合式的理論架構，以及其中存在作為理論先天條件不足的缺失，似乎很難能夠從提升理論條件的素質，當作有效努力目標。況且，從另外角度思考，國際關係理論本來就很難滿足作為理論的「周全」條件，如果在此方面過於拘泥，恐怕會事倍功半。相對的，一個較具務實和建設性的作法，可能是在強化理論的解釋力，畢竟理論最大的目的是在解釋現象，能夠解釋更多現象的理論，通常都被視為是較佳理論。因是之故，新古典現實主義是否能成為優質理論，在相當大程度內，應決定在其解釋力，尤其是能否對後冷戰國際關係單極體系的外交政策行

為提出有效的解釋，這應該也是一般對它的期望。

整體而論，新古典現實主義是個務實創新，也是現實妥協的產物。國際關係理論在經過多年，而且大多數居於相互對立地位，同時又於事無補（無益於解釋現象）的情勢下，已於近年來有趨向妥協和朝多元化的方向演變。^⑦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產生正反映出該發展的走向，而新古典能否成長茁壯，可能也將關係到此中間路線後續發展的空間。

* * *

（收件：93年10月28日，修正：93年11月23日，接受：94年1月10日）

註⑦ 可參閱下列論文，率皆強調與從事理論間的整合工作。Michael Brech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Flawed Dichotomies, Synthesis, 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2 (June 1999), pp. 213~264; Robert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p. 42~63;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Rejecting, Reconstructing, or Reread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Spring 2002), pp. 73~97; and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2003), pp. 325~342.

Analytical Appraisal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Tuan Y. Cheng

Research Fellow, First Divis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a background of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ies and a focus on the level of analysi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the rise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nature of the theory, including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works, and critique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neoclassical realism, despite its short period of establishment,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 research program and produced a certain amount of scholarly works. It has provided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alism approach, brought domestic politics back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llowed the framework to adopt both empirical and constructive research methods. However,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mixed type of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has undermined its theoretical consistency and distinctiveness. Whether neoclassical realism will flourish as a fully developed theory or theoretical work will depend on its applicability to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during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and the ability to generate a middle-range theory.

Keywords: neoclassical realism; neo-realism; realism;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level of analysis



參考文獻

- 宋學文 (2004), 「從層次分析探討霸權穩定論」, 《問題與研究》, 43: 2, 171-196。
- 鄭端耀 (2003), 「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 《問題與研究》, 42: 2, 1-21。
- Barkin, J. S. (2003),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5, 325-342.
- Brecher, M. (1999),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3: 2, 213-264.
- Buzan, B. (1991), *People, the State and Fear*,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Byman, D. L. and K. M. Pollack (2001), "Let Us Praise Great Me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4, 107-146.
- Caporaso, J. A., C. F. Hermann and D. A. Zinnes (1987),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13: 2, 32-46.
- Carlsnaes, W., T. Risse, and B. A. Simmons (2002),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Cha, V. D. (2000), "Abandonment, Entrapment, and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4, 261-291.
- Christensen, T. J. (1996), *Useful Adversari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ensen, T. J. (1997), "Perceptions and Alliances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 1, 65-97.
- East, M. A., S. A. Salmore and C. F. Hermann (1978), *Why Nations Ac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Studi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East, M. A. (1987),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13: 2, 31.
- Elman, C. (1996), "Horses for Courses," *Security Studies*, 6: 1, 7-53.
- Elman, C. and M. F. Elman (2003),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Evans, P., H. Jacobson and R. Putnam (1993), *Double-Edged Diplomacy*,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arrell, R. B. (1966), *Approaches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Finel, B. I. (2001/2), "Black Box or Pandora's Box," *Security Studies*, 11: 2, 187-227.
- Frei, D. and D. Ruloff (1989), *Handbook of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 Friedberg, A. L. (1988),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addis, J. L. (1992/9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3, 5-58.
- Garrison, J. A. (2003),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20/20: A Symposiu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5, 155-202.
- Gilpin, R. (1980),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laser, C. L. (1994), "Realists as Optimis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3, 50-89.
- Gourevitch, P. (1978),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2, 881-911.
- Haas, M. (1987),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13: 3, 69-74.
- Hermann, C. F., C. W. Kegley and J. N. Rosenau (1987),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Boston: Allen & Unwin.
- Hermann, M. G. (2001), "Special Issue: Leaders, Groups and Coal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3: 2, 1-250.
- Hudson, V. M. and C. S. Vore (1995),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39: 2, 214-216.
- Jervis, R. (1999),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1, 42-63.
- Kapstein, E. B. (1995), "Is Realism Dea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 4, 751-774.
- Katznelson, I. and H.V. Milner (2002),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Norton Publishing Company.
- Kegley, C. W. (1980),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aradigm Lost?*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 Kegley, C. W. (1993), "The Neoidealist Moment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7: 2, 131-146.
- Keohane, R.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ratochwil, F. (1993), "The Embarrassment of Chang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 1, 63-80.
- Labs, E. J. (1997),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6: 4, 1-49.
- Lapid, Y. (1989), "The Third Deb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3, 235-254.
- Legro, J. W. and A. Moravcsik (1999),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2, 5-55.
- Lynn-Jones, S. M. (1995),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 4: 1, 660-691.
- Mearsheimer, J.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 W. North & Company.
- Mesquita, B. B. (2002),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6, 1-9.
- Morgenthau, H. J. (1954),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Y.: Alfred A. Knopf.
- Neack, L., J. A. K. Hey, and P. J. Haney (1995),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Rose, G.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 144-172.
- Rosenau, J. N. (1968),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Fad, Fantasy, or Fie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2: 3, 296-329.
- Rosenau, J. N. (1969),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 Rosenau, J. N., V. Davis and M. A. East (1972),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 Rosenau, J. N. (1976), *In Search of Global Patterns*, New York: Free Press.
- Rummel, R. J. (1972), *The Dimensionality of Nations Project*,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 Schweller, R.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1, 72-107.
- Schweller, R. L. (1998), *Deadly Imbalanc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inger, J. D. (1960),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ree Level of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12, 453-461.
- Smith, S. (1985),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Inc.
- Smith, S. (1987), "CFP: A Theoretical Critique,"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13: 2, 47-48.
- Smith, S., K. Booth and M. Zalewski (1996),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 Beyo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R. C., H.W. Bruck and B. Sapin (1954), *Decision-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roject Series No. 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R. C., H.W. Bruck and B. Sapin (1962),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New York: Free Press.
- Sprout, H. and M. Sprout (1956), *Man-Milieu Relationship Hypothes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prout, H. and M. Sprout (1957), "Environment Factor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 309-328.
- Sterling-Folker, J. (2002), "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 73-97.

Taliaferro, J. W. (2000),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3, 128-161.

Telhami, S. (2002), "Kenneth Waltz, Neore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11: 3, 158-170.

Waltz, K. N.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Waltz, K. N. (1996),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6: 1, 54-57.

Wohlforth, W. C. (1993), *The Elusive Bala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ohlforth, W. C. (1994/95),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3, 91-129.

Zakaria, F. (1998), *From Wealth to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